用心眼見證歷史

《揹相機的革命家：用眼睛撼動世界的馬格南傳奇》

文藻外語大學傳播藝術系教授｜李昱宏



揹相機的革命家：用眼睛撼動世界的馬格南傳奇
盧塞爾．米勒著；徐家樹譯／漫遊者文化／ 201409 ／ 409 頁／ 23 公分／ 480 元／平裝
ISBN 9789865671082 ／ 896

* 馬格南通訊社（Magnum）如何重要？

馬格南通訊社（Magnum Photo Inc.）這個鼎鼎大名的單位徹底改變了攝影史，不僅是因為它的創始人都是當時的攝影豪傑，例如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 與卡帕（Robert Capa），而是它的理念直接改變了攝影生態。極端一點說來，馬格南通訊社也改變了人類的觀看歷史。學者 Graham Clarke 對於馬格南通訊社有著以下的說法：

Magnum 的成員所強調的是瞬間便是影像的意義，當然，這個概念源自於布列松的攝影哲思，也因為如此所謂的決定性瞬間成為一種眾所周知的攝影信念，但是即使如此，這個信念並沒有因此被貶低，無疑的，這個信念也是所有紀實攝影者的圭臬。（Clarke 1997）

名聞遐邇的馬格南通訊社是由布列松與卡帕及其友人們一起成立的，它的被成立（1947 年 5 月 22 日）標誌著兩大劃時代的改變，其一是攝影記者首度集結起來成立自己的公司，其二是它將紀實攝影由一種敘事的體裁提升到一種藝術的境界，從此所謂的紀實攝影被完全的改觀。馬格南通訊社最早是由卡帕所倡議，卡帕認為攝影記者不該只為了利益而拍攝，他們應該為自己的理念而拍攝，他們應該管理自己的通訊社，他們也有權處理自己的攝影作品的版權，其三大信條分別如下：1. 如果情況需要，記者必須親臨現場；2. 記者必須以自己的判斷去報導事件；3. 記者必須對於事件投入長期的關注。而馬格南通訊社對於記者們的要求則有著名的五個 W，這五個 W 也成了日後所有記者（不管是文字或是攝影記者）的鐵律，它們是 Where（何處拍攝）？When（何時拍攝）？Why（為何拍攝）？Who（誰被拍攝了）？What（什麼事件）？簡單言之，在馬格南通訊社的架構下，記者本身既是雇員也是老闆，驅使他們工作的動力並非僅僅只是商業上的考量，更重要的是馬格南通訊社體現了記者的道德良知。「體現記者的道德良知」與「不僅只是考慮商業上的利益」，這兩種觀點以當今的標準看來其實並無太高深的意義，畢竟許多媒體的確也打著這樣的旗幟，但是在新聞攝影的發展史中，這樣理想中的新聞組織卻一直要等

到馬格南通訊社的成立才得以實現。

卡帕之弟，也是攝影記者的 Corell Capa 曾經如是說：「馬格南通訊社的成立提供了攝影師追逐自己夢想的特權，它也解決了商業市場的供需問題，馬格南通訊社的成立也讓攝影記者彼此之間得以互相交流。」（Capa 1972）除了卡帕與布列松之外，一起倡議成立馬格南通訊社尚有一位重要的推手——大衛西摩（David Szymin，他也被稱為 Chim），就布列松而言，大衛西摩猶如一位頭腦冷靜的棋手，而卡帕則是一位浪漫的鬥牛士，而布列松自認他在馬格南通訊社的角色介於他們兩人之間，理性上布列松認為自己與棋手共事，但在感性上他其實是與賭徒在一起；馬格南通訊社的成長故事其實就是大衛西摩、卡帕與布列松的人生縮影，除了他們三個之外其他還有一個英國人及一個美國人共同參與創立馬格南通訊社，他們是 George Rodger 與 William Vandivert，但是 William Vandivert 之後因故退出，隨著馬格南通訊社的壯大，它慢慢成為世界上聲譽最為卓著的通訊社之一，難得的是它的組織架構仍與成立時是一樣的，這點並不因為其規模擴大而有所更動，且它的創社精神至今依然不變，若以人類的良知來稱呼它其實也不為過。

* 馬格南之命名原由

布列松等人以馬格南（Magnum）為名是有其根據的，因為它的拉丁文原意本身便有多重的意義。其一，它是一種醇美的香檳酒；其二，它是一種 Simith & Wesson's 所出產的精良槍械；其三，Magnum 這個字也象徵着壯觀的意思。我們可以想像第一個意義或許與布列松等人的浪漫情懷有關，大體而言無政府主義者通常自比為某種革命黨，而革命黨的宿命與酒及逃亡分離不開——馬格南的成員大致上都以左派份子自居，第二個意義與卡帕的背景直接相關，它象徵著戰爭之於卡帕是一種命運，最後的意義則是比較形而上的，但這形而上的情操卻也是讓馬格南通訊社歷久彌新的主因。

* 馬格南通訊社改寫了新聞攝影史

新聞攝影並非突然出現的產物，它與科技的進步息息相關。二十世紀之後由於滾筒印刷術的發明，因此攝影可以應用的層面逐漸增加，透過滾筒印刷術的發明，文字的編排已經可以與攝影互為運用，這也讓攝影的運用彈性更為寬廣。之後相機的發展進入了新的紀元，發展自電影底片的 35mm 底片永遠的改寫了攝影史，它使得攝影的操作更加的便利，同時諸如 Leica、Contax 等等堅固耐用的小型相機也開始大量地被攝影記者所採用，例如布列松使用 Leica 而卡帕使用 Contax 相機便是這種發展中的兩個傳奇，其中布列松所使用的 Leica M 系列更成為攝影史上的經典，由於 35mm 相機的普遍，因此攝影記者得以更從容地拍攝事件。基本上滾筒印刷術與 35mm 相機的發明將新聞攝影帶入了另一個階段；除了科技上的進步之外，另外有兩大事

件也直接左右了新聞攝影的發展，其一是西班牙內戰的爆發，其二是美國的經濟大蕭條，而在1940 年代末開始活躍的馬格南通訊社則是新聞攝影發展的一大里程碑。

一如前文所指出的，馬格南通訊社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人類的觀看歷史。因為，對馬格南的成員來說，攝影不只是視覺的延伸，身為人道主義者的他們是將相機當作拯救人類的武器使用，也因為這樣他們永遠站在事件的最前線，不管是戰爭、抗爭、災難等等場合，他們總是身先士卒，他們就像是雄辯滔滔的策士為著大眾的權利奮勇向前，也由於他們的積極介入，馬格南通訊社讓讀者看見了世界上的另外一扇窗，在那一扇窗中所展示的是人類的進步與變遷、戰爭的殘忍與世界的荒謬、尊嚴與衝突等等。

拜馬格南通訊社所賜，新聞攝影的力道與層次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它也直接改寫了人們對於攝影記者的看法。這本由英國資深新聞從業人員盧塞爾．米勒（Russell Miller）所撰寫的《揹相機的革命家：用眼睛撼動世界的馬格南傳奇》（*Magnum Fifty Years at The Front Line of History : The Story of the Legendary Photo Agency*）一如它的英文書名所闡述的那樣，本書所描述的是一群站在歷史前緣的人們彼此奮鬥不懈的故事，這個立論中軸也被使用在中文的書名上—— 馬格南的記者們的確都是沒有武器的無冕王，相機就是他們用來掃惡除害的步槍。

本書從馬格南的成立說起，一路講到「攝影輝煌時期的結束」與「走向新世紀之路」，其中第五章簡述了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概念，事實上布列松是因為參與了馬格南的成立而重作馮婦 ——他重新成為一名攝影記者，然而攝影記者對他來說始終是一個很矛盾的稱法，因為布列松的心是屬於詩人的，他是一位吟遊詩人，不過攝影記者的身份卻可以讓他在物質上不至於匱乏，布列松自己對於攝影記者有著如下的定義：

如何解釋其實並不重要，有時候不解釋反而更為適當，因為事件在千分之一秒內便可能不同，攝影記者的工作是傳遞證據，然而所謂的證據卻也是侷限他們的所在。（Assouline 2005）

布列松的講法頗有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意境，布列松不只一次強調他並非一位紀實攝影者，他自己也曾經這樣說：「紀實報導就是紀實報導，不管戰時或是承平時期都是一樣的。」（Assouline 2005）於是身為一位攝影記者的布列松以其詩意的心眼記錄事件，他將他的超現實建築在現實之上。這也直接導致了馬格南的風格有別於其他通訊社，身為創始社員的布列松以其無比的影響力將新進人員帶入了新聞攝影的新天地。

此外，例如卡帕的名言：「如果你的照片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卡帕一樣影響後進至為深遠。簡言之，馬格南的社員們都是當代的俠客，本書詳實地記載了馬格南的社員們五十年來如何站在第一線衝鋒陷陣的時況，諸如西班牙內戰，此部分直接與卡帕相關，卡帕曾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拍下他最為著名的作品—— Falling Soldier（倒下的士兵，關於這張照片的真偽，學界有激烈的爭論）、二次世界大戰、冷戰、國共內戰，1949 年國共內戰這部分直接與卡帕與布列松有關，卡帕曾在中國重慶及南京等地拍攝當年的國民黨軍，而布列松則目睹內戰

末期在北京及上海的逃難景象、以色列獨立戰爭（與大衛西摩有關）、南非種族隔離政策、韓戰、越戰等等。當然，馬格南的社員們不止是這些巨匠們，例如馬克呂布（Marc Riboud）、尤金史密斯（William Eugene Smith）等人也都是響噹噹的大人物，而本書對於其他成員的表現亦多有著墨，限於本文的篇幅在此不一一贅述。此外本書對於新聞審查制度也有一番的說明與討論，請見第八章描述馬格南社員們所拍攝的好萊塢巨星們（詹姆斯狄恩、瑪麗蓮夢露等人）。

我之所以稱這本書「詳實」的描繪了馬格南通訊社，不只是因為作者描繪了馬格南通訊社的光明面，他同時也毫不忌諱的「抖出」許多不為人知的內幕，例如在第一章「馬格南年會：危機與傳統」就道出許多的針鋒相對，至於第四章「新成員加入」也提到了馬克呂布如何看待馬格南，諸如此類的內幕其實散見於全書各個篇章中，而這些內幕對於讀者而言有著意想不到的效果——讀者們總是想要知道真正的實況。本書不僅僅提供了馬格南通訊社的許多傑作，作者也以第一手的方式敘述了這些攝影界的怪傑，這也讓我們見識到陰晴不定的攝影師們往往是讀者們所忽略的角色，而那些猜忌與路線之爭（商業與非商業）更是高潮迭起的劇情，從某個層次來看，本書其實是一部富有劇情的紀錄片。

總而言之，馬格南通訊社直到今天依舊運作正常，它依舊不斷挑戰所謂的新聞攝影的極限，在這個混亂的世界裡，它依舊遵循著它的軌道邁步向前，同時期待讀者細細閱讀這本世紀之作。